

食貨典第三百五十五卷

錢鈔部彙考十一

本草綱目

古文錢 釋名

泉 孔方兄 上清童子 青蚨 李時珍曰管子言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困此錢之始也至周太公立九府泉法泉體圓含方輕重以銖周流四方有泉之象故曰泉後轉爲錢魯褒錢神論云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又昔有錢精自稱上清童子青蚨血塗子母錢市物仍自還歸用之無窮

集解

薛頴曰凡鑄銅之物多和以錫考工記云攻金之工金有六劑是也藥用古文錢銅弩牙之類皆有錫故其用近之 寇宗奭曰古錢其銅焦赤有毒能腐蝕壞肉非特爲有錫也此說非是但取周景王時大泉五十及寶貨秦半兩漢莢錢大小五銖吳大泉五百大錢當千宋四銖二銖及梁四柱

古今圖書集成
北齊常平五銖之類方可用

李時珍曰古文錢但得五百年之外者即可用而唐高祖所鑄開

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尤爲古今所重綦母氏錢神論云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適婦其性堅剛須水終始體圓應天孔方效地此乃鑄錢之法也三伏鑄錢其汁不清俗名爐凍蓋火剋金也唐人端午於江心鑄鏡亦此意也

氣味

辛平有毒

李時珍曰同胡桃嚼卽碎相制也

主治

大明曰醫障明目療風赤眼鹽鹵浸用婦人生產橫逆心腹痛月膈五淋燒以醋淬用

陳藏器

曰大青錢煮汁服通五淋磨入目主盲障膚赤和薏苡根煮服止心腹痛

發明

寇宗奭曰古錢有毒治目中障癢腐蝕壞肉婦人橫逆產五淋多用之予少時常患赤目腫痛數日不能開客有教以生薑一塊洗淨去皮以古青銅錢刮汁點之初甚苦熱淚蔑面然終無損後有患

著教之往往疑惑信士點之無不一點遂愈更不須再但作瘡者不可用也 李時珍曰以胡桃

嚼食二三枚能消便毒便毒屬肝金伐木也

附方

時氣欲死大錢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稍飲至盡或吐或下愈時後方 時氣溫病頭

痛壯熱脈大始得一日者比輪錢一百五十七文水一斗煮取七升服汁須臾復以水五升更煮一

升以水二升投中合得三升出錢飲汁當吐毒出也上方同 心腹煩滿及胸脅痛欲死者比輪錢

二十枚水五升煮三升分三服上方同 急心氣痛古文錢一箇打碎大核桃三箇同炒熱入醋一

碗沖服楊誠經方 霍亂轉筋青銅錢四十九枚木瓜一兩烏梅炒五枚水二盞煎分溫服聖濟錄

慢脾驚風利痰奇效用開元通寶錢背後上下有兩月痕者其色淡黑頗小以一箇放鐵匙上炭火

燒四圍上下各出珠子取出候冷傾入盞中作一服以南木香湯送下或人參湯亦可錢雖利痰非

胃家所好須以木香佐之楊仁齋直指方 下血不止大古錢四百文酒三升煮二升分三服普濟方

赤白帶下銅錢四十文酒四升煮取二升分三服千金方 小便氣淋比輪錢三百文水一斗煮取

三升溫服

方同上

傷水喘急因年少飲冷水驚恐所致者古文錢七枚洗淨白梅七個水一鍾同

浸三宿空心一呷良久得吐效

仁存方

唇腫黑痛庠不可忍四文大錢於石上磨豬脂汁塗不過

數遍愈

幼幼新書

口內熱瘡青錢二十文燒赤投酒中服之立瘥

陳藏器本草

眼赤生瘡連年不愈

古錢一文生薑石一箇洗淨以錢於石上磨蜜取濃汁三四滴在盞覆瓦上以艾灸瓦內七壯薰蜜

取點之効

普濟方

赤目浮醫古錢一文鹽方寸匕治篩點之

千金方

目卒不見錢於石上磨汁

注眥中

普濟方

目生珠管及膚醫銅錢青一兩細墨半兩爲末醋丸白豆大每一以丸乳汁新汲

水各少許浸化點之

聖惠方

腋下胡臭古文錢十箇鐵線串燒醋淬十次入麝香研末調塗

應急良方

跌撲傷損半兩錢五箇火煨醋淬四十九次甜瓜子五錢真珠二錢研末每服一字好酒調隨上下

食前後

青囊

誤吞鐵錢古文銅錢十箇白梅肉十箇淹過卽爛搗丸綠豆大每服一丸流水吞下

卽吐出

聖濟錄

百蟲入耳青錢十四文煎猪膏二合少少滴之

聖濟錄

便毒初起方見發明下

天工開物 錢

凡鑄銅爲錢以利民用一面刊國號通寶四字工部分司主之凡錢通利者以十文抵銀一分值其

大錢當五當十其弊便於私鑄反以害民故中外行而輒不行也凡鑄錢每十斤紅銅居六七倭鉛居三四此等分大略倭鉛每見烈火必耗四分之一我朝行用錢高色者惟北京寶源局黃錢與廣東高州爐青錢其價一文敵南直江淞等二文黃錢又分二等四火銅所鑄曰金背錢二火銅所鑄曰火漆錢凡鑄錢鎔銅之罐以絕細土末和炭末爲之罐料十兩土居七而炭居三以炭灰性煖佐土使易化物也罐長八寸口徑二寸五分一罐約載銅鉛十斤銅先入化然後投鉛洪爐扇合傾入模內凡鑄錢模以木四條爲空匡土炭末篩令極細填實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柵木炭灰於其上或熏模則用松香與清油然後以母錢百文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實合蓋之既合之後已成面背兩匡隨手覆轉則母錢盡落後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實合上後匡如是轉覆只合十餘匡然後以繩網定其木匡上弦原留入銅眼孔鑄工用鷹嘴鉗洪爐提出鎔罐一人以別鉗扶拾罐底相助逐一頃入孔中冷定解繩開匡則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銅如樹枝樣挾出逐一摘斷以待磨磋成錢凡錢先錯邊沿以竹木條直貫數百文受磋後磋平面則逐一爲之凡錢高低以鉛多寡分其厚重與薄削則昭然易見鉛賤銅貴私鑄者至對半爲之以之擲堦

石上聲如木石者此低錢也若高錢銅九鉛一則擲地作金聲矣凡將成器廢銅鑄錢者每火十耗其一蓋鉛質先走其銅色漸高勝於新銅初化者若琉球諸國銀錢其模卽鑿鐵鉗頭上銀化之時入鍋夾取淬於冷水之中卽落一錢

附鐵錢

鐵質賤甚從古無鑄錢起於唐藩鎮魏博諸地銅貨不通始冶爲之蓋斯須之計也皇家盛時則冶銀爲豆雜伯衰時則鑄鐵爲錢併志博物者感慨

錢鈔部總論一

賈誼新書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

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鑄錢

迺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因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鋌鐵及雜錫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菜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舍賜而鑄者情必奸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

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日著以請之則吏隨而拚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早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奸邪慝民陷而之刑僂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闕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今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益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費弗早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及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知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奸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卽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坊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

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閭節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

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更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買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筭不及轡裔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申鑒 時事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曰海內旣平行之而已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

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宋書 孔琳之傳論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漓情嗜疎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奸弊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遷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違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餘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堯

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未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圖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異唐世桓元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觀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杜佑通典 錢幣總叙

貨幣之興達矣夏商以前幣爲三品太公立九府圖法周景以母子相權秦用黃金銅錢爲上下二等漢興爲八銖或爲筴錢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銖五分迭廢迭用王莽又設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始作鐵錢魏文帝穀帛相貿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理道陵夷則有鵝眼線環之別王綱解紐又有風飄水浮之異名目繁雜不能遍舉緬微損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於爲器爲飾穀帛又苦於荷

擔斷裂唯錢但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爲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歷代錢貨五銖爲中一品獨行實臻其要今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時矣太公既立之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塞之術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飢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奪貧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衆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而國危使物之重輕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術實在乎錢鍵其多門利出一孔摧抑浮浪歸趣農桑可致時雍躋於仁壽豈止於富國強兵者哉其後言事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求贏利是皆昧經通之遠旨令盜鑄滋甚棄南畝日多雖禁以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賢有云銅不布下乃權歸於上誠爲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筭也況當今人疲賦重康俗濟用莫先於斯矣

文獻通考 論歷代錢製

按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

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卽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卽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卽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卽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之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齋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卽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錢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東萊呂氏曰泉布

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權財貨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故作幣救民之饑者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

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商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爲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處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爲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貨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穀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爲本所謂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爲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爲多寡亦未嘗以錢布爲祿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爲末作蓋緣錢之用少如制祿旣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穀粟布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唯凶年饑荒所以作幣先儒謂金銅無凶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論泉布者甚少到得漢初有天下尙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不過口算每人所納百餘年尙未以錢布爲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爲本以

泉布爲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禹貢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爲本此又却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權本末常相爲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遊手末作之弊欲盡廢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當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略已施行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爲無用其意本要重穀帛反以輕穀帛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泉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爲得中自漢至隋屢更屢易惟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錢最得其平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不可易論者蓋無不以此爲當以此知數千載前有五銖後有開元最可用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開元爲法其錢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張齊賢未變之前所謂太平錢尙自可見齊賢既變法